

# 杨绛先生走了，“她希望安静地离开”

## 追忆杨绛先生

她才华横溢，著作等身，一百岁后仍笔耕不辍，从容蕴藉；她乐观坚强，正直敦厚，把自己看得很“小”，却时时心系国家社会。

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，105岁的杨绛与世长辞，先生却希望：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，不惊扰大家，不麻烦大家。

纵然斯人已逝，而她的精神和作品，将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长。

一位把自己看得很“小”的大家

“每到生日这天，杨绛先生总是婉拒亲友看望，她常和我们说，你们在家帮我吃碗长寿面就行了……”25日凌晨一直守在医院的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声音啞哑、难掩悲伤。

“她这一生，都安安静静地低调生活、做学问，最怕给别人添麻烦。”回忆与杨绛先生相识多年的点滴，陈众议感慨万千。

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，她的听力已非常不好。每当有人去拜访，她就只能用“笔谈”的方式交流，非常劳累。陈众议与同事们商量着想给先生配一个质量好的助听器，为此还专门联系了协和医院最好的耳科专家。

但是，先生婉言谢绝了。开始，大家猜测她或许是担心去医院检查太麻烦，又联系专家能否上门为她服务。然而，这些并没有让先生改变决定。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下，她说出了真实原因：“我年纪大了，何必占用这么好的资源呢？还是把资源让给那些更加有需要的年轻人吧！”

“她一辈子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兢兢业业，从不昧着良心做事，从不伤害别人，低调地生活。包括去世这件事，先生仍然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，不惊扰大家，不麻烦大家。先生心里，从来把自己看得很小，把他人和社会看得很大。”陈众议说。

一位“点石成金”的翻译家

“杨绛先生作为英语文学专家，对中国文学也很精通，可谓中西贯通，一般人难以企及。”在“专心做学问”的先生面前，年逾古稀的社科院学部委员、外文所研究员黄宝生自称是“很崇拜她”的“年轻后辈”。

“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，写成《试谈翻译》(后改写成《翻译的技巧》)一文，被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视为宝典。”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薛鸿时说，“先生创造出‘翻译度’这一术语，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头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；她举出最适当的例子指明，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，必须把原句拆开，按照各成分的主次、从属关系、用地道的汉语，重新组合，不能有所遗漏，也不能增添。内容不可增删，语气不可走样，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……”

“杨绛先生的翻译很用心，往往是一个词一个词都要推敲。”著名翻译家李文俊说，“她的文笔好，翻译不同的人的说话方式也各有不同，如翻译西方古典文学会用比较文雅的语言，如果是劳动人民讲的话就会用比较平实的语言，用不同的表达把人物的意思都很好传达出来。”

薛鸿时曾在《我所认识的杨绛先生》一文中详细回忆了先生不吝赐教、点石成金的故事：“有一回，《世界文学》的李文俊主编要我译一篇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。我译成后没有把握，惴惴地请杨绛先生替我把关。杨先生欣然同意，挤出宝贵时间看完了我的译文，还详细地写下书面意见……我照她的意思修改了文章的开头。文章发表后，我接到素不相识的《作家》杂志王成刚主编的来信，称赞这篇译文给了他‘极大的艺术享受’，后来还有多位专家把它选在几种外国散文选里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”

一位朴素而正直敦厚的知识分子

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，94名清华学子收到了杨绛先生15年前设立的“好读书”奖学金。“这是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‘早就商量好的约定’。”薛鸿时告诉记者，“他们把一辈子的积蓄，捐赠给了母校设立这项奖学金，用以资助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弟，帮助他们完成学业。”

对于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钱、杨两位先生身边做“助手”的薛鸿时而言，追忆杨绛先生，是件令他心痛的事。“她与钱钟书先生一生淡泊名利，在生活中给自己普通人的定位。”

“据我所亲见，他们处处节俭，自奉至薄，家里从来没有装修过，一张纸，连背面还要用一次。玻璃罐头瓶，洗净了重复用。记得有一次，杨绛先生让我把一大书包玻璃瓶带给住在大院四号楼的同事，供他们腌咸菜。当时我们每月都有60多元收入，往往捉襟见肘，但每逢春节，杨绛先生都要托我给好几家送红包……而两位先生反倒受过苦日子了。”薛鸿时说。

年过百岁的杨绛不仅每天笔耕不辍，还时时以祖国命运为念。

薛鸿时回忆：“有一次，杨绛先生与我谈话时，还深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奢靡之风感到痛心。她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1921年的文章《说俭》给我看，文章说，‘世人皆言文明增进，生活之程度亦增高……然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，当先求人格之增高’，决不能‘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！’”

“杨绛先生对我说，‘社会风气奢靡，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、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。这篇近百年前写成的文章，应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。’”薛鸿时说。

(记者姜涛、吴晶、施雨岑、周玮、王思北、张漫宇)

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

先生一生创作不竭，著作丰厚。1980年，她发表了长篇小说《洗澡》；1981年发表《干校六记》并被译成多种语言；1984年作品《老王》入选初中教材；1985年散文集《隐身衣》英译本出版。2003年，93岁的杨绛出版散文随笔《我们仨》，风靡海内外；2007年，再出版《走到人生边上——自问自答》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据悉，2001年，钱钟书、杨绛把一生的稿费 and 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，设立“好读书”奖学金。截至2016年，该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元，惠及学子上千人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25日对新华社记者说：“杨绛先生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，不惊扰大家，不麻烦大家。我们感谢大家对杨先生的关心，同时呼吁媒体和全社会尊重她的意愿。请让杨先生安静地离开，和她挚爱的丈夫、女儿在另一个世界幸福团聚。”



<b>1911年7月17日</b>
出生于北京，本名杨季康
<b>1928年</b>
考入苏州东吴大学，后转至清华大学借读
<b>1935年</b>
与钱钟书结婚，同年夏季一起赴英国、法国留学
回国后，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、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
<b>1953年</b>
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

<b>杨季康（笔名：杨绛）先生</b>
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<b>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在京逝世</b>
<b>享年105岁</b>
<b>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对新华社记者说：“杨绛先生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，不惊扰大家，不麻烦大家。我们感谢大家对杨先生的关心，同时呼吁媒体和全社会尊重她的意愿。请让杨先生安静地离开，和她挚爱的丈夫、女儿在另一个世界幸福团聚。”</b>
<b>早年创作剧本</b>
《称心如意》《弄假成真》《游戏人间》等
<b>著作</b>
1980年
长篇小说《洗澡》
1981年
发表《干校六记》并被译成多种语言
1984年
作品《老王》入选初中教材
1985年
散文集《隐身衣》英译本出版
2003年
散文随笔《我们仨》
2007年
出版《走到人生边上——自问自答》
新华社记者冯琦 编制

## 向上之气润人于斯

### 新华时评

一时间，不同职业、不同年龄的人开始转发着吊唁文字，杨绛先生病逝的消息传遍了朋友圈。新时代的媒介传播着亘古不变的主题，述说着这位百岁老人的独特魅力，以及她给世人带来的力量。

阅读的力量。人们所熟知的杨绛先生，直接来源于其在文化上的地位，作为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外国文学研究家，用几近百年的才学，演绎着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文化涵养，用一部的部的作品，一篇篇的文章，把国事、家事娓娓道来。平平淡淡的文字，传递着熊熊燃烧的生命之火，温暖着越来越多的心灵。

品格的力量。命运曲折，塑造了杨绛先生传奇的一生，让众人敬仰的，是这一生中始终充盈的向上之气。对文化的信仰，对人性的信赖，塑

造了她坚韧的生活信念、从容的生活态度。我们看到，杨绛先生虽经历坎坷却无怨无悔，始终用向上的精神感染众人。

家庭的力量。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，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。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，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，注重家庭，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点。杨绛先生的家庭纪事散文《我们仨》，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出对家庭真挚隽永的感情，深深打动了成千上万读者。

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。人生终究离不开老病兴灭，但如水的力量可以流淌远不止百年。这本人生大书，犹如与众人站在一起的木棉，分担寒潮、风雷、霹雳，共享雾霭、流岚、虹霓，滋润斯人，更滋润着一代代后来人。在一份淡定从容的人生答卷里，以滴水穿石的力量，平和地迎接每一天，过好每一天。

(记者闫祥岭、白靖利)

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

## 最贤的妻 最才的女 最隐的士



▲2001年9月7日，杨绛将夫妇二人的稿酬和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，校方向杨绛女士(右)赠送纪念品。新华社记者王呈摄

### 最隐的士

默默隐身，静悄悄影响一个时代

“唯有王城最堪隐，万人如海一身藏。”北京三里河的宿舍，是杨绛居住了三十余年的地方。先生生前悄悄隐身于这一片喧闹之中。

“最后的日子，先生深居简出。”几名清华校友对记者说，“她是这个时代的隐士。”

巧的是，杨绛在散文《隐身衣》中也曾有关乎“隐”的记述：她与钱钟书最心仪的“仙家法宝”莫过于“隐身衣”——隐于世事喧嚣之外，陶陶然专心治学。

据音乐评论家刘雪枫说，生活中的她的确近乎“隐身”，低调至极，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。

根据杨绛留下的著述，这“隐”字好似有因可循。“简朴的生活、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”她传记中的友人多次提及，杨绛生活非常简单、为人低调，不会趋炎附势。

入她眼的唯有浓浓的书卷气，居所即是简单的修身之地，她生前的寓所也维持着各种“老样式”：水泥地板、旧柜子，旧桌凳，甚至没有昂贵的摆设。

修身却始终是她做人的最根本。杨绛生前曾说，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，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、不同程度的效益。好比香料，捣得愈碎，磨得愈细，香得愈浓烈。“万物之灵，善善恶恶，还需锻炼出纯正的品色来，才有价值。这个苦恼的人世，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。”

不论是她的生活，还是她的创作，往往可见独立、清高的痕迹。不诉诸功利，以文养身，又以修来的德行浸润行文。

有出版社想借先生的新作出版，请她出山；也有机构借钱钟书诞辰100周年之际，邀请杨绛参加……杨绛一一婉言谢绝，说“多年来受到的批评已经改在了我的实际作品中。”

这个“隐”字还被杨绛带到了人生边上。“我平和地迎接每一天，过好每一天，准备回家。”弥留之际，她仍对身边人叮咛：如果去世，不想成为新闻，不想被打扰，火化以后再发讣告。

### 最弥久的清流

知足恬淡，似常活之泓  
她从忧患中学得智慧，从苦痛中炼出美德



▲20世纪80年代杨绛和丈夫钱钟书在北京南沙沟家中阳台合影。新华社发

新华社记者张漫宇

依照《辞海》，“先生”意为“年长有学问的人”。生于20世纪之初的杨绛，为何被称为先生？有人赞她为著名作家，她说“没这份野心。”

有人谈及她的畅销作品，她谦称“那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管。”

有人登门拜访，她说她的渴望是被人遗忘。然而越是想被遗忘，她的风骨、风趣就越被珍视；越是谦逊、淡泊，她的风度、风格就越被尊敬与仰望。

### 最贤的妻

“因为爱，不觉委屈，甘苦共尝是妻子本分”

从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“媳妇”，杨绛直言“因为爱，不觉委屈。”

与那个时代的留洋女子不同，西方思想的灌输并未将她“开化”成不食人间烟火的“独立女性”，倒是中国“相夫教子”的传统规训令她执守终生。

“杨绛甘做灶下婢，辅佐夫君作《围城》”，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句佳话。

有人兴许以为，丈夫钱钟书的名声“辐射”到她。事实上，钱钟书的创作冲动始于杨绛的鼓舞。

据《记钱钟书与围城》中记载，有次钱杨夫妇同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，回家后钱钟书说：“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！”杨绛大为高兴，催他快写，并劝说他减少授课时间。钱钟书问：那么如何支付女佣的费用？杨绛默默承担起女佣的活计：劈柴、生火、烧饭、洗衣等一一包揽，常常给煤烟熏得满眼是泪。她却说，“我急看钟书写《围城》，做灶下婢也甘愿”。

更何况甘苦共尝是妻子的本分。1938年秋，学成归国的钱钟书被母校清华破格聘为教授，前往昆明(当时为避日寇南迁，清华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)。而杨绛带着女儿回到迁居上海的娘家，夫妻二人从此两地分离。

时局混乱，住处逼仄，杨绛与钱家上上下下挤在一起。她没有自己的房间，不便公然看书，只好借了缝纫机，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为一家入缝些衣物。

满脑子西方文学经典的杨绛，默默学做大家庭中儿媳所担负的琐事，敬老抚幼，诸事忍让，还